

老有所乐

厨房,原本是我的领地,但近年来常常被女儿闯入。当然她来帮忙搭把手是居多的,但有时就是来猎奇的。你听:“别动!先让我拍一张。”“这菜太好看了,我去拿手机。”哎,不就是几张黄澄澄的面饼吗?不就是两小碟红艳艳的番茄酱吗?有什么好拍的?但,孩子下了命令,我只得不尝,不动,定格在那里,成了她小时候唱的“我们都是木头人”喽!还没等我把菜端上桌,朋友圈里的你就已经看到我家今天要吃什么了。这真是打破了咱老辈的传统,哪有吃东

别动!先让我拍一张

文 / 桑胜月

尔打个牙祭,那是要尽量遮遮掩掩的呢。女儿一听,就嘲笑:“都什么年代了啊,还过得小心翼翼的,幸福,就要晒出来!”好,那就把幸福晒出来。从此,按照女儿的指点,不能只拍成品,还得按部就班地拍出菜肴制作的每个过程,所谓“享受过程”也是厨房人的幸福。那天我做了好几盘烧麦,把蒸熟了的烧麦上传朋友圈,更把从皮子、选材、烹制馅料、上锅蒸煮的全程一一用图片展示无遗。做“刺毛球”,还足足写全了10条制作要领。这是开了个虚拟烹调培训班乎?否,有乐同分享也。我收获了许多许多的点赞不说,网友张伟、玉龄、妹妹海霞等居然都把自制成功的“刺毛球”照片发了来,盘盘色相都强于“师傅”。还

别说,我尝到了分享的快乐,拍拍拍,不是炫耀,是互动,是交流,是友谊的流淌!老人,绝对是被年轻人同化了,你看,老人聚会,面对一桌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不少人顿生拍拍拍的欲望。这不,手机掏出来了,人,此起彼落地站起来了,你拍这只菜,我拍那只菜,有的干脆挺起身板,踮起脚,手机齐眉,来个大满汉全席照!这个过程中,不时有人喊“别动筷子”,“让开点,光线挡住了”,个个小孩儿似的!这就反了常理,饭店无意间成了照相馆,食客不是主角,菜是聚焦的焦点;抑或这里是食品展示会,大家品评的兴致极高,这只颜色鲜艳,那只品相好看,但又不像品评师,食品品评师那是要用舌尖来打分的,这里却在一个时段里只

许动手机,不许动筷品尝。呵呵,然而,围坐的一圈谁也不急,谁也不躁,都知道这是上朋友圈直播呢!这已经成了聚会开吃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先拍后吃!有时想想,真怕被讥为幼稚可笑,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一只菜、一碗汤、一桌食品,都成了我们的摄影作品,还迫不及待到朋友圈去“发表”,收获的不是稿费,而是眼花缭乱的“鲜花”“大拇指”和一连串的点赞,简单而热闹!从什么时候起的呢?就从我们懂得了最好的养生是自己动手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始;就从我们懂得了心态决定了快乐与否,它与金钱和年龄无关开始;就从我们懂得了一人屋中枯坐不如进朋友圈与人众乐开始;就从我们懂得了老人只要热爱生活同样能活出少男少女般的精彩开始……

闲暇时光

破静之悦

文 / 丁汀

秋夜,周庄太史淀畔的小院万籁俱寂,阵阵温润的秋风拂来,令人格外神清气爽,夜思幽远。秋虫唧唧,几缕云彩,一弯明月,映照在院内冷峻傲立的树木,露湿的樟叶婆娑,发散出微微的馨香;偶尔几声“咕咕”的蛙鸣,似在向秋天作最后的告白:来年开春再见;花草间几只萤火虫,闪烁着本年度最后的余辉,振翅飞舞,似去参加夜神邀请的烛光舞会;张扬了一季苦夏的芭蕉,依然在凉凉的秋风中摇曳着得意的裙裾,根本不在乎裙边已镶了一圈焦黄色,从朦胧的月色里迈着柔美的碎步姗姗而来;飞蛾们依然前仆后继地扑向死亡的“蓝光”(灭蚊灯),它们没有蚂蚁互通信息的智慧,只会像“零式轰炸机”一般地莽撞,被强电焚毁于痛苦的“吱吱”声中,燃起生命中最后的光亮,此刻,我似乎更深切地领悟了“飞蛾扑火”的勇敢;精明的秋蚊,却善于在黑暗中寻觅人的气息,尽管噬血和死亡同在,它们依然执着地饕餮,也绝不冲着“蓝光”上当!毕竟,它们将迎来秋寒的蛰伏,其叮劲亦已强弩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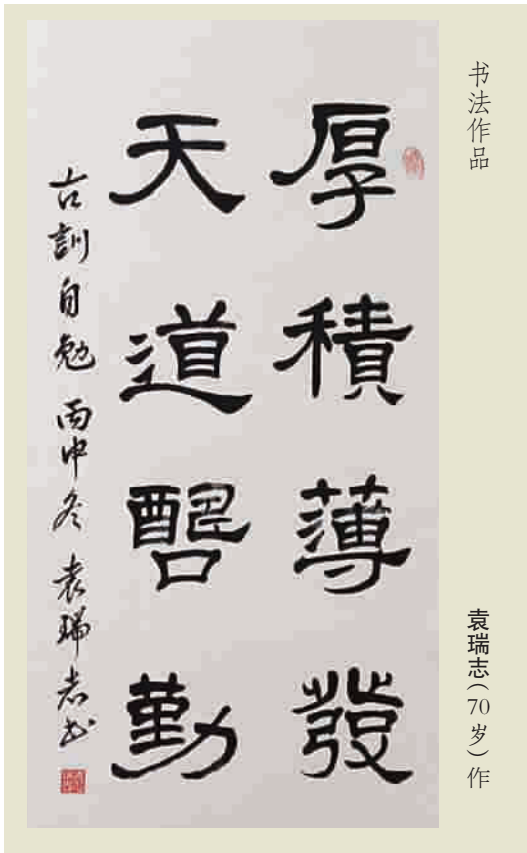
秋夜的小院是一年中最令人多思和陶醉的。即使品茗喝咖啡,也是格外的香甜;即便幽思,也是格外的悠远……

然而,前不久那条高速公路(常熟——嘉兴)的开通,渐使太史淀畔的大学路有了较多汽车的轰鸣,这和以往偶尔几声车啸掠过静滞旷野的情景相比,似更多了人气的流动之感。当我从内心欣喜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快捷之余,却又担心起过多的车流会惊破太史淀畔固化了太久的静谧之美。

果不其然,这担心和惊喜交错的复杂心绪,终于被金秋十月非凡热闹的周庄灯会所证实:连接古镇和高速公路的大学路两侧,前几月分别新辟了两个大型停车场,施工之际曾担心:会有这么多的汽车来吗?然而,太渺小的担心迅即被滚滚车流击得粉碎,路的南端史无前例地排起了车的长队。假如说,先前路上的车流是“孤舟远帆”的话,那么,现在用“川流不息”形容并不为过。

轰鸣的车流烘托了周庄古镇空前的人气,如鲫的人流绽开了商铺的笑颜,流光溢彩下的欢声笑语,一直绵延到了镇外几条原本静寂得有点发闷的路段,尤其是通往停车场的大学路……尽管这徒增的“分贝”打破了地处路旁小院的宁静夜色,但我却更能感受到古镇内在的勃勃生机和外延的持续张力。

事实上,生动而合理的“分贝”,就是对沉寂和萎缩的涅槃?古镇的景观如是,人生的风景何尝不是?



往事难忘

1962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在楼上爱好科技的大哥哥帮助下,花了9元钱自己动手安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由于它不需要电源,简单易懂,在青少年中,特别是男生中颇受青睐。

那天,我戴着耳机在家里调试矿石收音机,奶奶好奇地走过来问:“亚维,你干什么呢?”我知道奶奶喜欢听戏就逗她说:“在听戏啊。”“这东西能听戏,别骗我。”“我不骗你的,不信你听呀。”我边说边把耳机给奶奶戴上。奶奶认真听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真的能听到声音,只有新闻广播,没有唱戏呀。”我说:“奶奶,等我调好了,戏让你听个够。”

为什么只能收一个电台呢?我在大哥哥指导下,重新绕制线圈,把单回路改成双回路,精心调整检波器,终于能清晰地听到五六个电台。“奶奶,快来听戏啦。”我高兴地把奶奶从厨房拉出来,她戴上耳机听了一会儿,眉开眼笑地说:“哎呀,是《杨门女将》里余太君在唱啊。”我把调台的可变电容旋转一个角度说:“这里是不是中央电台?”“是啊,在报新闻呢。”我又把着奶奶的手旋转手柄,一会儿调到这个电台,一

矿石收音机

会儿调到那个电台,并在箭头的下方用笔画个实心的圈说“奶奶,下次你再听的时候,把手柄旋到有圈的地方,就能选到电台了。”奶奶渐渐地对矿石收音机产生兴趣,家务事做完,就戴着耳机坐在收音机前听戏。

过了段时间奶奶对我讲:“我已经听了全本的京戏《杨门女将》,可是收到的电台少,能不能多收几个台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去请教大哥哥,他说:“只有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才能解决问题,要在天线上下功夫。”我就去查《无线电》杂志中论述天线的文章。原来我安装的“蛛网型”天线属于低灵敏度的,再加上我家住在一楼,接收条件差,所以收到电台少。于是我与顶层四楼邻居商量,在他的阳台上装了灵敏度高的“T字型”天线,矿石收音机接收的电台从6个增加到9个。

奶奶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听故事,记性很好。我的父母白天都上班,奶奶在家洗衣烧饭做家务,没有时间外出娱乐看戏,有了矿石收音机她特别开心,一有空闲就坐在桌子边上戴着耳机听广播。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奶奶无意中说:“矿石收音机好是好,

忆往昔

外号声声唤同窗

文 / 陈光新

前不久,在几位昔日同窗的热心操持下,我们小学同班同学迎来了一次难忘的聚会。然而,毕竟分别已有五十个年头,眼前一个个鬓发染霜、头顶荒芜、大腹便便的陌生老者,与印象中的毛头小子、青涩女孩,已完全对不上号。一时间,同窗相见却不相识,不由陷入尴尬境地。

正在这时,一位矮个的小老头站了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说:“你们不认识啦?我是‘大鼻子’。”大家立刻惊呼开来:“对,对!认出来了,认出来了!是‘大鼻子’,是‘大鼻子’!”

随即,各位同窗纷纷自报家门。这一位拍着自己的肚子,说:“我是‘大肚皮’。”那一位指着自己的脚,讲:“我是‘小瘸子’。”众

人在一旁一一回应着:“对,是‘大肚皮’!”“对,是‘小瘸子’!”

又一位女同学自我介绍:“我是‘一撮毛’。那时我头上有一撮白头发,你们男生天天追在我后面喊‘一撮毛’,让我又气又急,真恨死你们这些男生了!”

经她一说,我们全都想起了当时班上确有一位“一撮毛”同学。可现在看她,头上却已是满头白发。有人发问:“那你的‘一撮毛’怎么不见了?”她解释:“因为我的头发全都白了,所以当初的‘一撮毛’也就在漫漫白发中消失了。”有人起哄:“那不行!你的身份标记不符,我们不能确认你就是‘一撮毛’。”

一群老者无拘无束,尽情嬉笑哄闹,时光仿佛又穿越到了几十年以前。

就是难看,不像人家真的收音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确实是要把矿石收音机改进一下。

我刚开始学装矿石收音机时,没有做机盒子,所有电器零件全部暴露在外,安装在一块长方形的平板上,这样虽然便于安装和修理,但是不美观,没有艺术性。于是我到菜场边、旧货店边拾了几块废弃的五夹板,到南京西路“翼风”青少年科技材料商店买了胶水和工具,又在“翼风”店拿了一张免费赠送的制作矿石收音机盒的尺寸图,回到家依样画葫芦地做起来。木盒做好后用水砂纸磨光,漆上天蓝色的油漆,漂亮的机盒做好了。奶奶左右端详完工后的矿石收音机,戴上耳机听了一阵,十分满意地说:“这才是真的收音机。”

我的矿石收音机在当年徐汇区科技汇报会上展出,评语是:选择性好,灵敏度高,外观漂亮。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